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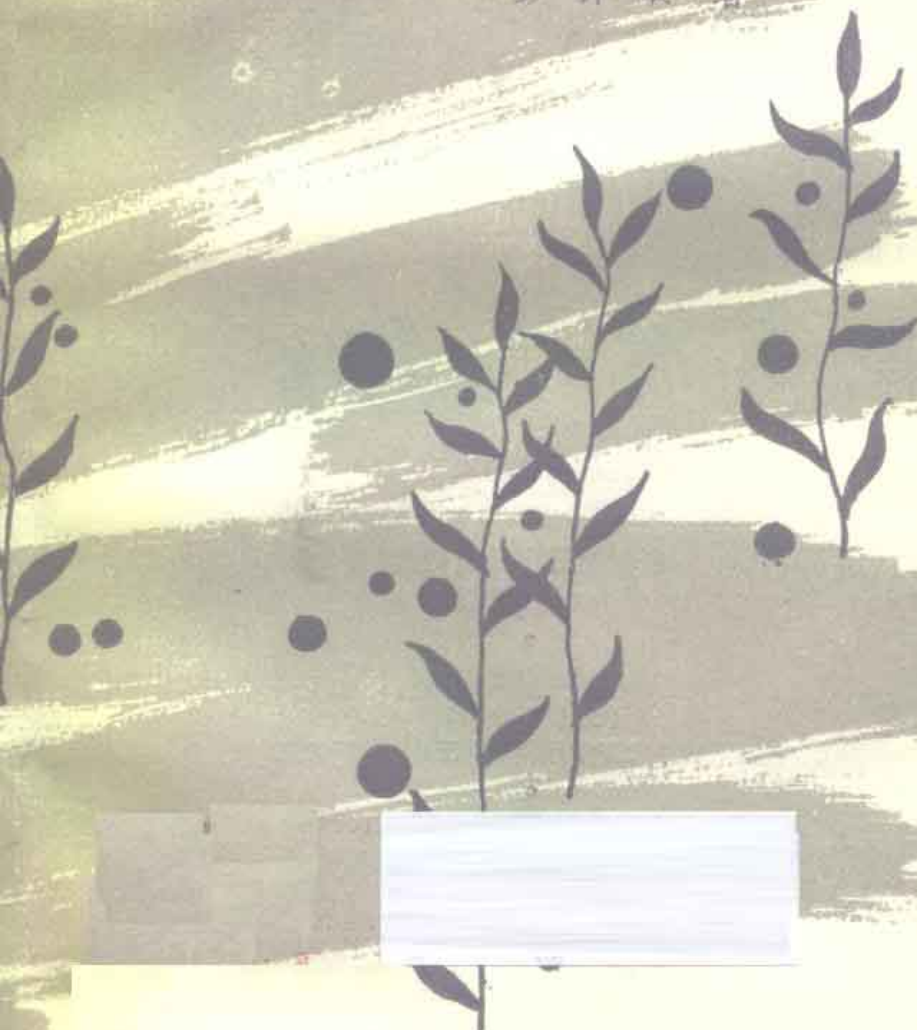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你铺开稿纸的时候

彭钟岷 著

当你铺开稿纸的时候

彭钟岷 著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three plant stems with leaves and circular fruits, rendered in dark ink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horizontal brush strokes in shades of green and yellow.

1005655

当你铺开稿纸的时候

彭钟岷 著

●
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

(武昌 珞珈山)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罗田县印刷厂印刷

●
787×1092毫米 1/32 5.125印张 114千字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2,500

统一书号: 10279·15 定价: 0.90元

目 录

D286/28

序..... (1)

张开捕捉生活的网..... (5)

身在宝山要识宝..... (12)

生活与创作..... (18)

“显微镜”与“望远镜”..... (24)

要唱人民心底的歌..... (31)

哪里去寻找新人..... (37)

从有标题的恋爱信谈起..... (44)

竹乡归来说特色..... (51)

文贵在新..... (57)

论分寸..... (62)

真实的英雄与虚假的“英雄”..... (68)

反面人物甲、乙、丙..... (74)

少少许胜多多许..... (81)

发掘闪光的语言矿藏..... (87)

细节——作品的血肉..... (93)

为知识性、趣味性一辩..... (100)

天道酬勤..... (106)

多读一点书吧..... (112)

读书的学问·····	(118)
多写，再多写·····	(125)
呕心沥血改文章·····	(130)
手枪、大炮及其他·····	(136)
抄袭·模仿·撞车·····	(142)
 一篇游记的写作·····	 (149)
茶馆里的艺术·····	(156)

序

五十年代中期，我正在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，准备着毕业后去担任中学的语文教师。有一天，学生管理科的负责同志突然找我谈话，说学院领导决定让我提前毕业，参加筹办院刊，问我有什么意见。消息是如此出人意料，竟叫我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。不过，那时青年学生的组织观念非常强，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去报到了。这样，一下子改变了我一生的生活道路。我从院刊编辑到报纸编辑再到文学期刊编辑，一做就是二十六、七年了。其间绝大部分时间又是担任文艺编辑，负责编报纸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。于是，我没有提起红笔在孩子们充满稚气的作文簿上写批语，而是每天每日给那些初出茅庐、雄心勃勃的青年习作者写信、退稿。

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，给作者写过多少信？自己也记不清了，少说也在千封以上吧。我和搞文艺编辑的同行们一样，每天都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习作者的稿件，堆在案头，象一座小山似的。然后一篇篇阅读着，挑选着，比较着，把能用的稿件选出来编发在版面上，让它们同读者见面；更大量的工作是处理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不用稿。于是，写信、退稿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。这些信件或长或短，主要是针对来稿说一些意见；有时也根据习作者的实际情况，讨论创作、生活、思想、学习等问题，实际上就是讲一些通俗的文艺理论知识。有的习作者因为收到一封短信而受到鼓

舞，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，后来成了颇有成就的作家。有的习作者通过通信变成知己，友谊经久不渝。当然也有个别人拿着退稿信破口大骂，到处告状。不管怎样，总的说来，这些信件是沟通编辑和作者的桥梁，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。然而，回想起来，有些信件本来可以写得更详尽一点，更热情一点，却过于简略了；有些信件又难免片面，或是言不及义；还有的只是铅印退稿笺上一两句附言，更显得礼貌不周了。就是这样，还不能做到给每个习作者都能复信、退稿。常常读到一封封长达数页的习作者来信，有的表达对文学的倾慕之情，要求得到帮助；有的来查询早已湮没在废稿堆中的来稿，希望听到意见……每当这时，编辑的良心和责任感总使自己感到歉疚。稿件实在太多了，这种手工方式很难满足那么多如饥似渴的习作者求知的愿望。

在我当了编辑多年之后，才找到一种办法，多少能弥补一下写信之不足。那是我们祖国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，各条战线都在清理这场动乱留下的创伤，拨乱反正，准备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。文艺这个“重灾区”，清理任务就更重。当时的青年习作者，大都是在那一切文化的“命”都被“革”掉的岁月中长大成人的。他们接受的文艺启蒙教育，无非是“八个样板戏”之类作品，“三突出”之类理论，这时都站不住脚了。他们好象从黑暗中突然来到阳光灿烂的旷野，感到无所措手足。我在一些场合针对习作者的情况讲过一点文艺理论知识。那本来是极普通极浅显的道理，举的例子也是尽人皆知的。但青年们因为闻所未闻，却感到很新鲜。有一位朋友怂恿我整理出来发表，以满足更多文学青年的需要。这使我受到启发：我成年累月给青年习作者写信，收到信件的人毕竟有限，何不将其中讨论带有共同性问题的

信件整理扩充，作为公开信发表，岂不等于给更多正铺开稿纸准备创作的习作者写信了吗？这同自己的编辑业务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。开了头，就有一发不可收之势。在许多编辑部的鼓励下，几年来，陆续写出一封又一封寄给习作者的公开信，并且大部分用“柳枏”这个笔名发表在各地刊物上。这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艺书简的由来。

这是一种普及性、知识性、辅导性的文章。我不敢奢望有多少创见，只是力求切合初初闯入文学之门的青年习作者的实际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常识讲得生动有趣一点，通俗易懂一点，以适应他们对文艺所知不多的水平，以期引起他们进一步学习、钻研文艺理论和写作技巧的兴趣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，需要有人来作的工作。

在武大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，我的这些寄习作者的书简结集出版了。我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愧。当编辑是件苦差事，成天埋在稿子堆里，难得有须臾闲暇。写点东西只能是在别人打扑克、看电视、逛马路的时候，在更深夜静别人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，自己伏在灯下，写，写……多年来都是如此。除了领导和各方面的同志关心鼓励外，还多亏我的老母、妻子和女儿，为我承担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都有的繁重家务劳动，有时还要帮我抄稿子、找资料，让我多有点时间写作。现在劳动有了成果，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事。惭愧的是自己成绩太少。我从二十岁刚出头就开始当编辑，到如今白发已经悄悄地爬上双鬓，才出了这么一本薄薄的、浅陋的小册子，实在愧对厚望于我的朋友和同志们。不过，喜悦能鼓舞信心，惭愧会促人奋发。我并不打算停息，还是愿意踏着力所能及的步伐，一步一步迈进，争取今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能够写出稍微象样一点的文字来。我很喜爱一

位爱国者的两句诗：
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
敢因祸福趋避之！

我现在还没有做到。但我愿意把它作为奋斗的方向。

1983年1月20日草于花溪之滨

1月29日改于珞珈山麓

张开捕捉生活的网

× × ；

我很喜欢你这个爱画画的朋友小何。虽然同他接触时间不多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感到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小伙子。那天在我家里，不知道我的那个破书架怎么引起了他的好感，我们在谈天的时候，他就悄悄地掏出口袋里的小速写本，把它勾画下来。当我们谈得哈哈大笑时，他瞪着眼睛不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。到公园去看菊展，他又不停地把那些各色各样的菊花和游人速写下来。他哪里象是去散心，完全是在紧张地工作。晚上去看戏的时候，看着看着，他又掏出了小本子。我以为他画舞台速写，偷眼看去，却不是，画的是与戏中角色完全无关的另一个形象，也许是演出中某一个情景突然触动了他，使他联想起另一段生活，他要赶紧把脑海里闪现出来的镜头抓住，记录下来，于是不顾台上的轻歌曼舞，也不顾台下灯光昏暗，打开本子便画、画……是的，他迄今即使在业余美术界也还是默默无闻，但我相信他有朝一日会脱颖而出的。他那孜孜不倦地追求生活，张大眼睛去捕捉生活的热情，就是在艺术上取得成果的重要基础。

我觉得同小何相比，你就没有很好地在观察生活上下功夫。文学虽然是使用语言作为工具，如果不把生活中千变万化的形象默记在心，你就无从生动地再现生活。从你最近写的小说《约会》中，我就发现你在生活中的粗心。且不说对人物性格、社会情况这些大的方面观察很不细致，就从一

些细节描写上，也可以看到这个毛病。

你作品中写的时间是春天，你在描绘两个主人公到田野上散步时的景色这样写道：“麦浪翻金，菜花吐艳，好一派瑰丽的春光！”不知道你是亲眼见过这样的“瑰丽春光”，还是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这样的描写？这是不符合生活实际的。在你所描写的南方农村，油菜比麦子季节早，在“菜花吐艳”的时候，麦苗还是青青的咧；而到“麦浪翻金”的时节，油菜早已结籽，基本上收割完毕了。现在还不是能大规模地用人工控制作物生长时序的时代，这两种景象怎么会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？

在写到男主人公早上悄悄起床，不愿惊醒同伴，可是越紧张越出乱子，“刚转身，‘咣啷’一声，碰翻了身边的椅子……”这里写的碰翻椅子也是不够准确的。椅子着地面积宽，一般是比较稳固的，不易碰翻。如果写成碰翻凳子，就更为合理了。

这些细节上的疵点，改动起来并不费多大的事；但它们暴露了你在观察和研究生活上粗心大意的缺点，倒是值得认真加以克服的。

我们从著名文学大师的作品中，处处都能觉察到他们观察生活那种深刻而敏锐的炯炯目光。这里也随手举两个例子：

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中，对巴黎的市场——木廊商场作了精彩的描绘，仿佛再现了当时巴黎社会这一角落的一幅灰色图画。其中有一段关于道路的描写是这样的：“愈踩愈硬的泥地经过商人们不断打扫，变成许多岗峦陵谷，一年四季绊你的脚，初去的人很不容易走路。”这里，为什么要加上“初去的人”而不直接就写“很不容易走路”？这就是作家

观察细致入微的地方。一般崎岖的道路，对于陌生的人来说，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，然而走过多次，就会习惯了，容易走了。这里的“初去的人”几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作家的真功夫。

鲁迅的小说《药》里，写到华老栓茶馆的客人中，有一个无聊的帮闲人物驼背五少爷。他是这样写的：

“好香！你们吃什么点心呀？”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。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，来得最早，去得最迟，此时恰恰踱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，便坐下来问话，然而没有人答应他。

给华老栓提供人血馒头的刽子手康大叔，却是这样走进茶馆来的：

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，披一件玄色布衫，散着纽扣，用很宽的玄色腰带，胡乱捆在腰间。刚进门，便对老栓嚷道：

“吃了么？好了么？老栓，就是运气了你！你运气，要不是我信息灵……。”

两个人身份、性格各不相同，所以走进茶馆来的神态也各异，特别是那一个“踱”，一个“闯”，两个不同的动词，都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与体验。假若，通通变成一个“走”，也对付得过去，却失去艺术的光泽了。

作家艺术家在色彩斑斓的生活海洋里，应该象海绵吸水

那样，不断吸收那些艺术的养料；应该象节足动物那样，随时张开艺术的触角。缺乏对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感受，是不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的，也不可能对生活作出现实主义的反映。这是文艺创作的规律，也是每个学习写作的人首要的基本功。许多前辈作家都谆谆教导我们要练好这个基本功。鲁迅要求我们对生活要“静观默察”。他说：“如要创作，第一须观察”，“留心各样的事情，多看看，不看到一点就写”。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认为，作家应当把对生活的仔细观察作为创作的基础。他说：“一切过程都是在你们眼前发生的。应该细心观察他们，必须细看、酌量和比较，必须寻找统一，必须寻找对立，一切就在于此。”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、《奥勃洛莫夫》的作者冈察洛夫说：“在我本人心中没有成长和没有成熟的东西，我没有看见、没有观察到，没有深切关怀的东西，我的笔是写不了的呵！”而俄国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则这样概括：“艺术是对真理的直观的观察。”

许多伟大的作家，在观察生活方面，留下不少有趣的轶闻。被誉为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”的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，青年时代就在这方面接受过他的老师、法国著名作家、《包法利夫人》的作者福楼拜的严格训练。据说，有一次，莫泊桑去看望住在乡下的福楼拜，他兴致勃勃地把几个题材告诉老师，说打算把它们写成短篇小说。福楼拜听了没有吭声，因为从莫泊桑的叙述里感到他观察生活的基本功还远远不够。便说：“先不忙谈这个。你现在骑着马到外面去转一圈，把一路上的见闻都好好记住，再回来把看见的写出来。”莫泊桑照办了。当他伏在案上写见闻的时候，感到相当吃力，他才知道自己的缺陷：还没有学会怎样用眼睛去观察生活和人

物。他体会到福楼拜话里的深邃含义，懂得了不先学会观察生活，是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作家的。于是，他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，每天跑到外面去对各种生活场景和人物进行观察、研究、体验、分析，然后再用最简练而又生动的语言把它们描绘出来。这样持续地严格锻炼，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后来谈体会时说：“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，要长时间很注意地去观察它，以便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。任何事物里，都有未发现的东西，因为人们看事物的时候，只习惯于回忆前人对它的想法。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星半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，让我们去发掘它。”俄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也总是千方百计去观察生活。他出外旅行，常常坐三等车，挤在农民、小贩等等所谓“下层人民”的车厢里，听在浓重的烟味、汗气包围下的人们摆谈各种在上流社会听不到的轶闻趣事，观察不同职业、出身、教养、性格的人的种种形象和动作，并且把观察所得，记在自己的手册里。尽管德国古典诗人歌德说他从来不为写诗而去观察自然，可是他说：“但是我早期的风景写生画，以及后来的自然研究，使我长期对自然的事物做了细致的观察，逐渐把自然熟悉在心，甚至于最小的细节。所以当我作为一个诗人时，需要什么，它便归我掌握。我不可能容易地犯那种违反真实的过失。”这就是说，他早在写诗以前，就已经在观察生活上作了最充分的准备，再不需要为写诗才临时去匆匆地观察自然了。

你抱怨过当教师的职业，使你生活面不宽，眼界狭窄。确实，文学史上，许多作家在成为作家以前，做过水手、海员、律师、医生、新闻记者、演员等等，这些都是同社会有着较广泛联系的职业，使他们能接触到各阶层的人和事，为

他们以后的创作生涯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。但这并不是说，生活面比较狭窄的人就不可能观察和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。事实上，生活是用其全过程无所不在地进行着，只要事事留心，象你的朋友小何学画那样，哪里看不到沸腾的生活？你是个教师，学校里也是一个小天地，几百个学生，几十个教师，光是你教的班上就有朝夕相处的五十多个学生，你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，作家庭访问，还有众多的亲友……这些你都仔细观察了吗？你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，描绘出你班上每个学生最基本的形象、姿态和精神面貌，而使他们互相不混淆起来？看来你眼下还做不到。所以我以为你现在还是要努力睁大你观察生活的眼睛，做一个“有心人”，首先把你可能接触的生活熟悉起来。《红楼梦》中有一幅对联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是不无道理的。

观察生活，要用脑子记，还要用手写。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力。对一个新鲜事物，最初可能印象很深，时间久了，就会淡忘，或者失去了当时鲜明的色彩。最好准备个“生活手册”之类的本子，随时把所见所闻所想记录下来，就象小何时时留意画速写一样。这也是许多作家行之有效的积累生活的办法。俄国作家、《钦差大臣》的作者果戈理说过：“一个作家应该象画家一样，身上经常带着铅笔和纸张。一个画家，如果虚度了一天，没有画成一张画稿，那很不好。一个作家如果虚度了一天，没有记下一条思想，一个特点，也不好。”他自己就是这样，经常把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生活，包括民间传说，风俗习惯，谚语，民谣，以及历史地理知识，著名作家的语录，自己的心得体会等等，记在笔记本上。现在保存下来的他的一本四百九十页的大型笔记

本上，记满了这类东西，封面上题着这样的字：“万宝全书或日用百科全书。编者：果戈理。1826年。”我国许多前辈作家和大批业余作者，也有这种把对生活的观察随手记下的好习惯。可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这些原始的记录往往被断章取义地摘引为“反党罪证”。以后虽然落实了政策，但余悸犹存，许多人不愿再留下可以给人以口实的“把柄”，便再也不记手记了。现在好了，我们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证，可以按照艺术的规律办事了。希望你向你的朋友小何学习，勤奋地观察生活。只要坚持相当长一段时间，你会尝到甜头的，到那时，你的作品定能出现新的面貌。

× ×

1982年1月5日

身在宝山要识宝

××：

你的创作情况使我困惑不解：你长期生活在工厂，为什么老是写农村题材？最近收到你谈创作方面苦恼的信，又重读了你的几篇作品，才逐渐对你创作上的问题摸出了点道道。你要我帮你找找提高创作质量的路子，恐怕不是我力所能及的。现在姑且一试，不知道能切合你的实际否，仅供参考吧。

应该说，你是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。你已经初步掌握了结构故事、安排情节、刻画人物、描写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技巧，所写的作品主题都是健康积极的，语言也是流畅的。因此，你写的东西，乍看似乎也还过得去。但仔细一读，就感到一般化，缺乏打动读者心弦的力量。听你说过，有人批评你的作品缺乏生活气息，说你是编造出来的，你颇不服气，依我看，这个批评确实指出了问题的症结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？你老写你并不熟悉的农村题材，很可能就是造成这个毛病的重要根源。不错，你告诉过我，你幼年在农村住过，现在还和家乡亲友有联系。可是农村生活对你来说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以后你再也没回过农村了。同你以后进城上学直到进厂的时间相比较，在你整个生活中占的比例是短暂的。所谓联系，也不过是偶尔的书信往还。诚然，不能完全以时间的长短来判断印象的深刻与否，有时一瞬间发生的事往往令人终身难忘。然而，你写的